

悖入亦悖出 害人终害己

——一起底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反智与反噬

“那些想延缓甚至逆转中国发展进程的美国人犯了错误，他们的目的不可能实现，反而对美国自身有害。”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最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这番话，在美国政坛当前生态映衬下，显得格外冷静客观。

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一些政客患上了焦虑症，认为美国全球霸权地位面临挑战，频频炒作“中国威胁论”，将遏制打压中国视为头等大事；政治层面，利用“民主”“人权”“安全”等标签炮制谎言抹黑中国；经济层面，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大搞对华“脱钩断链”；科技层面，不择手段地对中国半导体等尖端产业进行围堵封锁。

事实证明，美国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其对华政策破坏规则、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性，凸显其试图转移矛盾而进行“内病外治”反智特征，最终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加速霸权衰落，反噬其自身利益。

反动：
“华盛顿挑起‘新冷战’的意图昭然若揭”

去年10月，美国商务部升级半导体等领域对华出口管制。今年2月，美国将与半导体相关的对华出口管制扩大到日本和荷兰的企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说，这是为了给关键技术设置“小院高墙”。

“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民主对抗威权”……一个个充满冷战色彩的词汇如今频繁出现在美国对华政策文件和智库报告中。巴西国际政治学者迭戈·保塔索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中国崛起，一些美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将中国视为一个有强大竞争力、日益威胁美国霸权的对手。“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还是从军事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华盛顿挑起‘新冷战’的意图昭然若揭。”

“美国太害怕多极世界了。”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早在1991年，美国政府就在一份国防指导性文件中要求努力防止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与其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此后，各种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都强调保持美国绝对优势地位的必要性。本届美国政府同样在大力宣扬“美国的领导地位”。

美国打压中国所用的手段，对苏联、欧盟、日本都曾用过。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利亚斯·哈沃尔将其总结为“充满着军事、金钱、意识形态欺凌以及最肮脏的诽谤和污蔑”。

美国利用台湾问题，不断炒作“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假“民主”之名支持鼓动“台独”分裂势力，搞“以台制华”，危害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美国利用南海问题，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说事，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频繁派军

舰在南海挑衅侵权、炫耀武力，而自己却始终不批准该公约；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拒绝签署或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投票反对《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无视本国愈演愈烈的枪击暴力、种族歧视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却极力在国际上散布关于中国新疆、西藏等地人权状况的谎言，不断抹黑中国。

今年3月底，美国举办所谓第二届“民主峰会”。日本《每日新闻》在一篇题为《美国理念未得到广泛响应》的文章中说，这次会议再次体现出美国与中俄“对决”的色彩，但美方“靠强调民主理念拉拢国际社会似乎有难度”。因为，“以民主名义干预他国内政和实施制裁的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像呛人烟雾一样令人不舒服的存在”。

前不久，在中国积极斡旋下，沙特和伊朗走向和解，为世界各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提供重要示范，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却秘密飞往沙特，对沙特在中方调解下与伊朗达成和解协议表示“失望”“错愕”。

归根结底，美国根本没有是非观念，就是要遏制打压它眼中的一切“竞争对手”，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格局，为此不惜破坏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的单极地位腐蚀了其外交政策精英。我们的外交政策常常是发号施令、威胁和谴责。我们几乎很少努力去理解对方的观点，或者进行实际的磋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里亚说，“我们的外交政策由一群思想狭隘的精英掌管，他们靠夸夸其谈来取悦国内选民，而且似乎无法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反智：
对华“脱钩”“荒谬、无效且短视”

今年年初，“流浪气球”话题引发全美关注。原本只是一艘失控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飘入美国上空，美国政客却争相给其贴上“间谍”标签。这种表演与炒作既违背常识，也不符合逻辑，但为何美国政客乐此不疲？美国社交媒体上的一项网络民调结果显示，超过78%的投票者认为，这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俄亥俄州“毒列车”脱轨、总统拜登“文件门”等事件的关注。

多年来，美国一些政客不断用“中国威胁论”来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问题的不满。在这些人看来，真正解决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经济疲软、金钱政治等问题难度太大，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似乎远不如“甩锅”中国来得简单，同时还能给竞争对手扣上“对华软弱”“遏华不力”等帽子，为自身捞取政治筹码。

正是在这种政治算计的助推下，“间谍气球”“间谍冰箱”“间谍起重機”等荒唐言论不断涌现，并将美国经济脱实向虚、新冠疫情应对不力、毒品泛滥等问题统统归咎于中国。同时，以维护所谓“国家安全”与“民主价值观”为掩护，美国政客堂而皇之地对华进行贸易制裁和科技封锁，企图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

然而，这种反智之举背离事实、无视规律，其带来的结果必然与算计相去甚远。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持续加征高额关税，但2022年中美贸易额近76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试图以各种手段迫使外资撤离中国，但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以人民币计首次突破1.2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3%；美国持续在芯片等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企业进行围堵打压，但2022年中国在《专利合作条约》体系下国际专利申请量继续排名首位，占申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半导体专利申请量也居全球第一。

“美国对华‘脱钩’的做法看似来势汹汹，实则荒谬、无效且短视。”香港《南华早报》这样评说。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一般而言，贸易战对各国来说都会是一种负和”。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认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解决不了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而只是使这些消费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变得更加昂贵。这些举动在经济上是荒谬的，“它们伤害了中国，但也伤害了美国的就业创造者。这包括一些普普通通的企业，它们依赖中国的供应商，几乎没有变通办法，被通胀和高价能源压得喘不过气来”。

从国际角度来看，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马凯硕指出，美国对华“脱钩”难以得到各国响应。世界上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其与美国的贸易额。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不可能为了取悦华盛顿而减少对华贸易。

在傅立民看来，美国政治极化导致美国政府无法制定有效的对华政策。他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到了关键时刻，发展方向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既是美国选举政治造成的周期性现象，也越发成为一个长期问题。每当美国选举年临近，针对中国的煽动性言论和民粹主义就会大行其道。这些挑衅性言行往往会夸大中美分歧的覆盖范围和严重程度，为提出理性的对华政策倡议制造巨大困难。

反噬：
“我们为放慢北京的步伐所做的努力正在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

美国以自我为中心，违背客观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如此肆意妄为，必然招致反噬，自食恶果。

一方面，美国反智的对华政策无法阻止中国发展，反而阻碍其自身发展。

美国商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与中国“脱钩”严重威胁美国在贸易、投资、

服务和工业等领域的利益；如果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将令美国经济在2025年前每年损失1900亿美元；美国投资者可能因“脱钩”每年损失250亿美元资本收益，国内生产总值因此损失最多高达5000亿美元……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认为，美国当前的贸易政策适得其反，在经济领域“自给自足”是愚蠢的目标，而竞争性补贴更是一种“负和游戏”。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刊文指出，美国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增加了成本、降低了供应链韧性、损害了创新，对美国自身造成反噬。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白洁曦认为，需要认真评估许多表面上旨在“保护美国”的政策实际上给美国造成的损失。“通常这些政策声称‘我们可以跑得更快’。我最担心的是，我们为放慢北京的步伐所做的努力正在放慢我们自己的脚步。每次与假想敌竞争或对抗的努力，都会形成自残式的国内政策，这些政策最终造成的伤害比给对手造成的打击更大。”

另一方面，美国对华政策让各国进一步认清美国霸权主义的危害，由此激发起日益强烈的独立自主意愿，动摇美国霸权的根基。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日前接受美国《政治报》网站采访时说，几乎没有盟友真正支持美国与中国进行“冷战”。在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氛围是“有毒且充满敌意”的，但在其盟国，情况通常并非如此。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来多次表示，欧洲不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必须“选择自己的伙伴，决定自己的命运”。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虽然欧盟与美国结盟，但不能“因为这种联盟就假定我们会盲目、系统地在所有问题上都遵循美国的立场”。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主编朱达·格伦斯坦认为，如果盟友们开始认为华盛顿的目的只是为了挽救美国的主导地位，而非为了更广泛的利益，那么联盟就不大可能继续存在。

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期待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不愿被逼选边站队，更不愿成为美国对华博弈的棋子。近期，沙特不顾美方强烈不满，在中方调解下与美国的宿敌伊朗达成和解协议。同时，沙特在油价问题上与美国的另一对手俄罗斯保持沟通。委内瑞拉前外交官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指出，拜登政府试图将美国与中俄的竞争归结为“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对抗，这种操弄意识形态工具的冷战手法进一步削弱了华盛顿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吸引力。

“美国正试图组织一个由志同道合国家组成的联盟，以此来制衡中国并向中国施压，但这种战略没有奏效。它伤害了中国，同时也伤害了美国，从长远来看，对美国人的伤害很可能超过对中国人的伤害。”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说。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瑞典智库：

欧洲军费开支创 30 年来最大增幅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4月24日电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军费开支创历史新高，其中欧洲军费开支较2021年增加13%，是至少30年来最大增幅。

据该机构当天发布的数据，以实际价值计算，2022年全球军费连续第8年增长，总开支高达2.24万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3.7%。其中

欧洲军费增长13%，远高于全球增幅，创至少30年来最大增幅。造成欧洲军费激增的因素包括俄乌冲突等。

根据这一报告，美国仍是全球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2022年美国军费开支达877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额的39%。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成立于1966年，是一家研究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权威机构。

调查显示：

英国公众对警察信任减弱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英国一个人权组织日前就英国人对警察信任度开展调查。结果显示，因为警察滥用职权等行为，81%调查对象对警察的信任产生动摇。

英国《泰晤士报》25日援引“自由”组织的调查结果报道，76%调查对象对一些警察暴露出的性别偏见和种族主义表示忧虑。调查采访了2015名成年人。

约69%调查对象认为，解决青少年暴力犯罪等问题，政府应首先

着手问题根源，而不是依靠警察执法。

报道援引英国内政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内政大臣明白，必须提高警察执法的素质和水平，以重新赢得所有群体的信任和信心。”

伦敦警察局近年多次曝出在职警察丑闻。该局警察韦恩·卡曾斯曾绑架、强奸并杀害夜间步行回家的女子萨拉·埃弗拉德；戴维·卡里克在职近20年间利用职务之便虐待女性，总计犯下49桩罪行，其中包括24项强奸罪。

苏丹冲突双方继续交火

多国启动撤侨行动

新华社喀土穆4月24日电 苏丹冲突双方24日继续交火，首都喀土穆部分地区传出激烈枪炮声。多个国家已启动撤侨行动。

23日，喀土穆中心区基本平静。但到24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喀土穆再次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目击者说，24日一早，喀土穆国际机场和尼罗河畔等地响起密集的枪炮声。当天，有流弹落在新华社驻喀土穆分社院内。

约旦外交部22日宣布，自当天起从苏丹撤离大约300名约旦公民。

埃及外交部23日晚发表声明说，436名埃及公民当天从苏丹撤离。

巴勒斯坦外交部24日发表声

明说，约270名巴勒斯坦人当天从喀土穆撤离。

伊拉克外交部发言人萨哈夫23日说，伊拉克正加快与有关国家协调，以推动在苏丹的伊拉克公民尽快撤离。

此外，沙特阿拉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等连日来也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撤出外交人员和公民。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的武装冲突始于4月15日。冲突最早在喀土穆南郊的快速支援部队司令部爆发，后迅速蔓延到喀土穆全城和其他各州。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迄今均未宣布己方的伤亡数字。

苏丹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冲突已造成至少400名平民死亡、约4000名平民受伤。

英国知名经济专家：

贸易战是“负和博弈”

新华社伦敦4月24日电 知名经济专家、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很可能是一场导致多输局面的“负和博弈”。

谈及近年西方政治经济困境，他认为，金权政治腐蚀民主和平等的基本假设，是近年来西方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贸易战得不偿失

沃尔夫指出，一般而言，贸易战对各国来说都是一种“负和”。贸易政治化会导致浪费，因为决定的已不是市场。

日前，沃尔夫在《金融时报》发表题为《贸易战得不偿失》的评论文章。文章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中国脱钩”倾向上升等因素，将带来破坏性后果。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沃尔夫指出，美国等国寻求“自给自足”的做法带来风险，人们会因此在购买更广泛、更便宜、更高质量商品和服务方面失去大量机会。相较单一国内供应，全球市场提供的国际供应将激活更大竞争力，拓展经济规模和维度。

“对于较小的国家来说，自给自足的成本最高，但即使是较大的国家，仍会承受巨大代价。”沃尔夫说。

沃尔夫还说，西方“必须找到一种与不同制度和和平合作的方式。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制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贸易和经济方面合作，在环境问题上合作，在维护和平方面合作，否则人类就没有未来”。

沃尔夫指出，中国经济将继续比世界其他地区增长得更快。相比

之下，展望未来几十年，“西方不会比过去增长得更快”。

沃尔夫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技术变革、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活动逐渐从传统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他认为，这是世界上发生的最重要事情，世界经济重心开始从发达国家转移“是巨大的经济、政治现实”。

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婚姻”病了

沃尔夫著有多本经济学著作，其最新著作《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被其称为“民主资本主义状态的警钟”，同时还被全球多名权威专家列为“世界经济学家的必读读物”。

沃尔夫告诉记者，这本书“主要针对两个事件，即特朗普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及导致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他说，“这两件事都非常令人震惊。我很想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

他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婚姻”开始崩离析，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及其发展越来越有利于金权政治的出现，他们能够行使强大的政治权力，也因此腐蚀了民主平等的基本假设”。

沃尔夫补充说：“与此同时，许多人的经济地位和工作状况正在恶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人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阶级的衰落有关。

沃尔夫说，“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足够快的反应”是西方经济和政治的失败。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失败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及其造成的巨大动荡，不公平现象显而易见。他说，“这还造成了能够被民粹主义政客利用的巨大愤怒”。

“政治两极分化或多或少是现行政策行不通的必然结果。”他说。



4月24日，人们聚集在印度孟买的一处市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4日发布新闻稿说，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预估，印度4月份将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新华社发